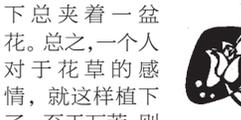


在生活中，有两位热爱花鸟到几乎成了专家的师友。一位是画家万芾，另一位是复旦大学的谈瀛洲教授。前者花了十年时间，画了一百种花和一百种鸟，近期办了一个“百鸟百画”展。后者种遍天下名花，除了将六七年发表发表在报纸上的散文集结成一本《人间花事》，研习花卉的“衍生品”“花影”摄影展也“出圈”了。

引导谈瀛洲爱上种植的是他的舅公，当年因为不喜欢被称为“旧公公”，就让小辈们叫他新公公。新公公不耐烦坐公共汽车，常常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谈瀛洲家，腋下总夹着一盆花。总之，一个人对于花草的感情，就这样植下了。至于万芾，则是因为少时父母在西藏当兵，而她被寄养在亲戚家的那段经历。芥川龙之介曾说，“年少时的忧郁是对全宇宙的傲慢”。天性内向，又是寄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独自在野地漫无目的地闲逛，与花鸟对话，几乎是少女观察世界，发现自己的唯一通路。这两位后来都将花鸟作为了自己人生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一个是画花，一个是种花。

万芾喜欢写生，古人的一句“树深时见鹿，溪午

不闻钟”，不需要费什么口舌解释，自然会变成画面流淌在纸面上。她曾经自己孵养珍珠雀，出生十天后，将幼鸟从鸟窝里小心翼翼地搬离，用耳耙给幼鸟喂米汤，一天要喂七八次，从不觉其烦。成年后的小雀天然地将万芾当作母亲，平时喜欢停在她的肩头，万芾画画时，小不点就飞到桌上捣蛋，完全和一个调皮的小孩子无二。谈瀛洲在《芍药》一篇中曾写，“尽管只是坐在这些硕大花朵的近旁，你仍能感觉到，它的神秘影响透过空气，穿越空间，神秘地作用到你的身上。”因为饲养了鸟，你便与这宇宙中另一种生物有了一种血缘般的联系，那些神秘的影响，又何止于此，人与其他生物，人与人之间，因为有了这样惺惺相惜的时刻，我们的心灵才有了安放之地，才会感到生的喜悦和满足。



从花苞的形成，到盛开，再到凋零，每个阶段，花都有不同的精神状态。身边也有朋友拒绝一切鲜花礼物，因为不忍卒对花卉将谢时忧伤的表情。



紫霞明珠
庚子年逸和画

杨桂芳

爱花之人

吴南瑶

几乎都是花儿盛开的形态，那种如同舞蹈般舒展的姿态，让人感觉被鼓舞，让人愉悦。十年来，她沉浸在纸上花鸟所营造的小宇宙中，十年里，她经历了家中新生儿的诞生，挚友的离去，笔下又多了几分对生命的理解和歌颂。人生总是会有各种相逢，但又难免不断的别离，正如花儿与振翅欲飞的鸟，在某一个时空的坐标交汇，便是彼此存在的意义。与人类相比，花卉鸟兽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，但它们似乎并不觉得遗憾。即使瞬息即落，也要尽全力绽放，不纠结，不后悔。如同蒙田所赞同的方式，“在我看来，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，有条有理，不求奇迹，不思荒诞。”

谈瀛洲说，他不喜欢那些为了繁殖而开花的花，在这一点上，他是一个唯美主义的种花人。那是

小白楼

陈德平

我是晚上路过时偶然见到这两栋旧楼的。已有10多年没往这边走了，今天突然走过，发现环境已大为改变，快认不出了。眼前这两栋旧楼像个风蚀残年的老人黝黝地立于暮色之中，是那般的熟悉又有些陌生，风吹着破败的窗框，只有几个窗户仍亮着灯光，在周围耸立而起的豪华别墅和时尚公寓之间，它们已被挤压在一片低洼地里，显得那么孤单和不时宜，又似乎有些倔强。我以为这一地域转为地方后，它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，不知为何仍留在这里？

在黑暗中，我出神地注视着这两栋曾经属于部队营区中的住宅，梦幻般的岁月在眼前浮动。很多年前我曾在这其中的一栋楼里居住过，那时它们被称为“小白楼”，是营区家属区内非常醒目的两栋楼。我不清楚其建于何年，

六月的葡萄

杨桂芳

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忧虑，万芾笔下，呈现的

在万芾笔下，花鸟似乎被赋予了永生的魔力，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。花儿们似乎完全没有繁华虚掷的忧虑，只顾尽力张开细碎的花瓣，如同敬业的舞者，反反复复，不知疲倦。但再美，它们也没有傲气的表情，它们是安静的，谦逊的，似乎怕惊动了这个世界，那份不自知的美，尤其动人。

春日有樱见，初夏爱芍药，秋天赏桂花，冬季养水仙，有了花神的陪伴，这无常的人间也多了几分生动与喜乐。

但最初见到时外墙面并非白色而呈乳黄色。它们最早为部队飞行员公寓，后又成为机关和地勤人员的家属楼。在租房十分紧张的那个年代，我新婚时竟幸运地被分配进该楼，虽然墙已斑驳，楼道内黑乎乎，但毕竟有了两室一厅的居室，仍很兴奋。我买来了涂料和油漆，对房间重新作了粉饰，让木工修复了有些破烂的窗框，购置了新家具，并特意定制了一个书柜，使跟随我多年漂泊的书籍终于有了安身之处。当挂上窗帘，待一切布置停当，温馨的气氛洋溢而出。尽管后来楼顶出现几处渗漏，洒出黑黑的斑迹，让营房部门多次进行修缮。但在我多年辗转中，小白楼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至今想起来，那是段多么幸福的日子。生活虽简朴，却过得单纯而充实，我经常下部队采访，回来后又伏案赶稿，往往至深夜。儿子也在这个时候出生了。每当下班回来，看着渐渐长大的他在床上翻跟头或在地上蹒跚而行，便喜不自禁地上前拥抱，而妻子也早已在桌上摆好了饭菜，顿时，一天的疲惫

一扫而光。那时候，小白楼周围除了几条进出道路和几排小平房，就是田地和河沟。一出门，就见葱绿的蔬菜和菜在沟边飘荡的芦苇，那些蔬菜大都是一些家属种植的，地里五花八门，四季时鲜不断，每到空闲，总有人在那里翻地垄沟。到了大雨天，这里也会水漫金山，水不仅涌进了田地，也漫进了楼道，此时就有从河沟里跑出的鱼在浑浊的水中游动，随手用手一抓或用箩筐一扑就可以捉到。小白楼再往前就是湿地了，那有茂密的参天大树和多种鸟类的出没。夏日的夜晚，灯光暗淡的路基下到处响着夏虫的鸣叫。而白天掩映于树下的沟渠里不时闪过龙虾的身影，拿一根杆子系上线，随便找个诱饵，伸在水里，很快钓一大盆。这时，凉风从远处的湿地吹过来，吹弯了芦苇，也吹爽了人，时光在安宁中飘过。

如今小白楼依旧，现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八零后上海小囡，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，我们这一届八零后也在悄悄变老。不管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女性对年龄的焦虑往往大于男性，关于脸上的细纹，关于中年以后的事业危机，关于亚健康的身，甚至是无法回避的养老问题等等。我有时也会感到迷茫和困惑，幸有乐观开朗的母亲大人，仿佛天生对焦虑免疫，教会我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，是给身心最好的排毒；还有一群乐于分享的女性朋友，她们用智慧和阅历把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，教会我活在当下，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过好每一天。有一种幸福叫“身份证前三位310”，海派文化的精致与包容让每个上海女人都可以活得漂亮，人到中年只是生命的第二次成长，生活有这样一座有温度的城市，教我如何不爱“她”。

为明天的自己做准备。总以为养老这件事离我还很遥远，直到最近母亲大人去社区服务中心办好了敬老卡，光荣成为“银发一族”，我才重新审视起这个关自身自由的民生问题。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、也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，为了让老年人过上有尊严、高质量的幸福生活，上海积极打造“大城养老”模式。家门口的邻里汇食堂让热爱美食却不擅料理的母亲大人多了选择，每次兴冲冲打包回来本帮熏鱼、油爆虾、糟溜鱼片，价格实惠，味道也。 “15分钟健身圈”让母亲大人重拾年轻时的游泳爱好，坚持锻炼的她如今腰板笔直，走路带风，气色也越来越好。母亲大人还喜欢唱歌，经常约上三两闺蜜，去K歌房做“每周歌唱家”，出门都是共享单车扫一扫，腔调老好。有一种幸福叫“养老就

在家门口”，母亲大人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，这下放心了。

榜样的力量大无穷。身边有一群活跃在上海新闻界的知识女性，她们热爱生活，出于对合唱艺术的爱好，于1996年底自发组建合唱团，至今已二十五五年。团员们每周一次相聚在威海路上那个温暖的好地方，一起排练，风雨无阻。合唱团在成立之初就定下了“用音乐做公益”的目标，多年来她们以实际行动在上海这座文明大都市响亮地倡导“普通百姓也可以做公益慈善”的朴素理念。掰掰手指头，我加入这个温暖的团体也有十多年。每周的排练日和大家一起享受音乐，我们的演出遍布上海各个主要剧场，知性、清新的演唱风格赢得了良好声誉和知名度。我们的足迹到过中国的大江南北，也踏访了世界的五洲四海，我们是“自觉”的中国文化传播者——除了自己承担出国演出的费用，还满怀热情地承担起“让世界知道中国有多美好”的使命……不知不觉间，合唱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中，成为一种信仰，我从而立之年唱到行将不惑，和大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我突然不那么害怕变老了。既然青春留不住，何不与其衰老和平相处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，我们也可以优雅从容地老去。有一种幸福叫“合唱带来的归属感”，合唱是多声部的艺术，讲究相互之间的倾听与和谐，在“文化养老”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，“合唱养老”也许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我们合唱团的微信群名叫“欢乐颂”，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唱歌，一起旅行，一起做公益，直到老，欢乐到老。

用喜欢的方式从容变老

柳佳



度。我们的足迹到过中国的大江南北，也踏访了世界的五洲四海，我们是“自觉”的中国文化传播者——除了自己承担出国演出的费用，还满怀热情地承担起“让世界知道中国有多美好”的使命……不知不觉间，合唱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中，成为一种信仰，我从而立之年唱到行将不惑，和大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我突然不那么害怕变老了。既然青春留不住，何不与其衰老和平相处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，我们也可以优雅从容地老去。有一种幸福叫“合唱带来的归属感”，合唱是多声部的艺术，讲究相互之间的倾听与和谐，在“文化养老”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，“合唱养老”也许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我们合唱团的微信群名叫“欢乐颂”，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唱歌，一起旅行，一起做公益，直到老，欢乐到老。

初夏

刘笑冰

春花娇，是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少女。初夏的花则沁郁，是红艳露凝香的成熟少妇。此中代表当然是牡丹，应属帝王家的富贵花，御花园的气度最堪与之匹配。即便如今，公园也要为她们开辟园圃，而不像春天的桃花，崔生独游长安城郊南庄，可以在农家门前，艳遇盛开的桃花及人面桃花的女子。最让人心欢喜的是栀子花、白兰花，百花中唯有这两种香随人踪而毫无违和感。不分年龄，襟佩腕缠，女子立添淡雅温婉。

初夏的分寸感最强，气温是那般的刚刚好，没有春天朝霜夜露的寒凉，也没有秋晚的小烦恼，梅雨暑热的脚步更是来不及赶上。初夏纵容人们随意穿着：衫子，可单可夹；衣袖，可长可短。只要愿意，还不妨早早换上凉席。早年人度竹席，初夏用草席，炎夏用竹席。我独爱草席上那一股青草味儿，这青草味儿是常年不散的，仿佛躺在大自然的青草地上，翻个身一股青草香透入鼻中，人自然放松下来，梦香甜了。

这个季节最宜黎明即起相伴光阴：窗帘犹拉未拉，光线半明半暗，窗外绿隐隐约约，枝头鸟啼此嗽彼。或斜躺或欲枕，可深阅可饱思。读圣贤之书，默诵于心地；渡自然之奇，诉诸笔端。古人尺牍重寸阴，奈何此刻困人天气日初长，容易手倦抛书午梦长，但亦算不得辜负光阴吧。无论如何，一呼一吸间，每一个毛孔、每一寸肌肤都是在感受着初夏的美和惬意。

时尚

花裤子一度是奶奶们的专属。整个夏季，她们在家也罢外出也罢，几乎每天穿着花裤子。我不知道什么缘故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花裤子流行了起来。我只知道，明星上节目和平日里穿花裤子，模特走秀穿花裤子，大街上也经常能看到花裤子。我还知道，花裤子第一次登大雅之堂，现身国际舞台，是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，挪威冰壶队一改传统的着装，而是以红、白、蓝三色菱形的花裤子亮相。谁都没有想到，挪威冰壶队的无奈之举，成就了一场红

遍全球的营销。话说2010年冬奥会开赛在即，挪威冰壶队却没有收到比赛服，恰好一个队友网购的花裤子在训练中大受欢迎，情急之下，他们决定穿花裤子参赛，结果“一穿成名”，收获的人气和赞助远远超过了冠军。此后的国际赛事，挪威冰壶队都穿着花裤子出场。现在，花裤子已经成了挪威冰壶队的标签。另外，网媒的宣传也是花裤子大火的一个原因。2020年，“抖音”掀起了一场不限性别的裤子时装赛。全国的男女大学生闻风而动，他们下身一条东北花裤子，脚上穿一双高帮运动鞋或短靴，配以数个视频，短短几天刷爆了各大网媒。花裤子就是这样，又一次被带火了。

花裤子

刘云

花裤子虽然是夏天的热门单品，但它的穿着效果两极分化：搭配得当，能穿出明星范儿、妖艳感、异域风情。搭配失误，就像村姑或上早市买菜的大妈。常言道，没有不好看的服装，只有不好看的搭配，花裤子如何搭配就成了关键。我通过查资料，总结了四条搭配法则。

第一，不同花色的碰撞式穿法，可以产生化学反应的“冲突美”，呈现出火星四射的高级感。

第二，天蓝色的病号服和

牛仔衬衫也是百搭衣品，跟花裤子十分登对。

第三，当你犹豫花裤子搭配什么的时候，可以大胆地选择套装。不要庸人自扰，担心一身套装会显得花里胡哨。相反，上下同样的花色省去了搭配的麻烦，时尚又统一，而且能营造超强气场。最后就是素色上衣与花裤子的搭配，这是一种保守的穿法。如果你放不开，觉得一身过于招摇，那就选择素色上衣+花裤子的造型，这也是最安全的搭配，永远不会出错。两者的作用原理是，利用素色上衣镇压花裤子的美艳，花裤子则帮助素色上衣提气。具体到细节，素色上衣是指T恤、背心、衬衣。裤子的花色嘛，既可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在追忆起来，忽然感到那波澜不惊的岁月原来很美好，总有种朴素、亲切、熟稔的东西深入心底。小白楼对我而言是什么？当我再次面对它时，心里除了增添对时空变幻的感慨，还有些淡淡的莫名忧伤。尽管这里再无当年的气息，往日的清静已成喧闹，但它毕竟是我人生中的若干车站中的一站，承载了我的青春、奋斗和家庭。我凝望着小白楼，感觉它仍很美好。



七夕会

以是大面积或大色块的印花，也可以是碎花。

去年夏天我买了人生中第一条花裤子：雪纺布料，黑底，上面分布着稀疏的墨绿色小叶子和密密的厚唇膏，带两道白色的侧条，款式为阔腿裤。综合颜色、图案、版型，我就是想穿出土味和老气，也穿不出来呀。据此看，花裤子具有时尚属性。我还凭感觉配了素色的雪纺短袖，穿上之后惊叹：这身衣服支持多场景转换——上班，逛街，游玩，约会，统统搞定。

花裤子如此时髦又好搭配，你不打算买一条穿吗？